

The background is a painting of a narrow, sunlit alleyway. A young child stands in the center, looking down. To the left, a bicycle with a basket is parked. The ground is wet and reflects the scene. The walls are old and textured. The overall mood is nostalgic and contemplative.

青森文化

世界上不會有你筆下  
那麼美好的人，  
只會有類似不幸的人。

文德龍 著



## (一)

死亡通常離她很近，因為她自己；死亡有時離她有一段距離，因為她的孩子。

我第一次見這位女孩，她才二十三歲。



## (二)

也是二十三歲，她從二十三層高樓輕輕落下，如同紙一般輕薄。

我給你提前看到結局。





## (十一) 暮年和童年

意興闌珊之下，我模糊地記得在等候吃飯的間隙，小男孩好像提及過他們的家就在附近。

「就在樓上，租的，街坊都說這是棟唐樓，裡面基本上都是租客。」我還在疑惑為什麼二十三突然談起這些，我不記得我剛剛有問過這個問題。想不出眉目，無所謂，繼續聽她說吧：「我們的鄰居除了那位老奶奶，隔三差五就會換一家。」

「檸檸走的時候都沒有跟我說再見呢。」小男孩捏著二十三的衣角說。

檸檸是誰？

「檸檸是他剛來香港認識的一位女孩，當時我忙著搬家和找學校的時候，他經常過去檸檸家串門。」

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可是她離開的時候都沒有跟我說再見呢！」說完，小男孩又滿懷希望地望向我：「你最近見過她嗎？她跟我差不多高，跟我一樣有說不完的話。」

那晚我明白了小孩子的尋人啟事其實很簡單，他已經預設你認識他的朋友了，喏，這是名字，快去幫忙找吧。



「我沒有見到她。」這是實話，我在電光火石間還想補充些安慰孩子的漂亮話，比如往後還會有新的朋友啦；或者是你的好朋友其實心裡也惦念著你等等，但是眼看著小男孩垂下了頭，眼光慢慢黯淡了下來，我不忍心繼續說下去了。

「你們會再見面的，香港那麼小，你們總會再見的。」二十三替我圓了場。

在分別之際，二十三突然快步向前：「願意聊幾句嗎？」

「嗯。」我一時不知所措，喉嚨間本能地替我應答了。

「在那棟唐樓裡，我見過生活非常艱難的人家，他們彷彿是為了生活掙扎。」我的耳邊又悄悄地落下了一句話：「檸檸家也是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「嗯……拜拜。」

鄰桌那個老爺，個頭不大，藏在鏡片背後的眼睛眯成一條縫兒。衣裝齊整，頭髮也梳得整整齊齊，一隻手裡捧著一本手掌大的說明書翻了又翻，另一隻手把玩著一個藍牙耳機，蓋子的封條都還沒撕開，當然是沒有什麼眉目。



他對這個耳機的探索一做就是一個多小時，好在店鋪快打烊了，沒有新客人，服務員也不會催促他馬上離開。

「我從大陸過來香港，當時什麼也不會。幸運的是當時也讀過幾年大學，腦袋裡也裝有些知識，最後找到一個工廠歇下腳。那個工廠的老闆，一個是蘇格蘭人，另一個是德國人。」

「我學的是輕工業，工廠裡面全都是重工業的機械，不會就偷偷學著人家怎麼做，那時候哪裡好意思開口去問，人家會瞧不起我。」

「最要命的事情是我拿燈燒到手指上。」老爺爺拿左手比劃了一下，指向他的右手食指。「燒到壞死了，也不敢報工傷。當時是可以報的，報了就會有人笑話你什麼都不會。」

「後來我被提拔到組長，當時多不好意思，最終還是硬著頭皮幹。」老爺爺多少有了些眉飛色舞的神態。「當時工廠的一個器械倒坍了，經理跟我說先把每一塊切開再分別焊起來，哪裡可行？我就說讓我做一次主。」

「燒焊那個部分每次就會軟，然後變形，我叫人把它們馬上固定起來，很快它就恢復原狀了。那個德國佬很看重這件事，我馬上被提拔成經理了。」



「那另一個經理呢？」

「說實話，我最對不起他，他是我的老同學，給我做一次主，讓他丟了飯碗。」

「後來香港和大陸開放了，我們在工廠裡頭都盤算過，原材料運往大陸加工，再算上運回來的成本都遠遠比香港加工便宜。大家都明白自己的未來，還能怎麼辦？依舊一天一天上班，等待著裁員的那一天。」

「那天對你來說怎樣？」

「沒什麼大不了的，領了工資，回家，不過第二天不用來上班了。」

「你在那個工廠呆了多久？」

「十五年。」

十五年，恐怕現在的年輕人都無法想像，哪怕第二天就要跟這十五年的記憶告別了，對老爺來說，那依舊是平凡的一天。

對桌靠窗邊有一位和小男孩年齡相仿的孩子，他正對著窗，沾上水塗塗畫畫，二十三說他和他的奶奶是他們的另外一對鄰居。





「你們是好朋友嗎？」我朝對桌那個孩子努努嘴，問小男孩。

「是吧，他叫樂樂，可是我們平時很少一起玩，他太忙了。」  
小男孩說完跑出店外朝窗內招了招手，樂樂也興奮得拍了拍窗戶。  
老奶奶注意到了，她往窗外瞥一眼的功夫，小男孩倏忽間從店門口竄回來。

「他很懂事，」二十三跟我說：「奶奶年紀大了，很多事情都不方便。他放學後總會先買了菜，塞進書包背回來。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街口哭，原來是他的同學笑他，為什麼每次書包都有一股街市的氣味。可是第二天，他依舊背著鼓囊囊的書包回家。」

二十三心疼他，後來送給了樂樂一個針織的袋子。也就是那一天，兩個小孩相遇，成為了朋友。

「他們很少在外面吃飯。」小男孩對我說：「那個奶奶是個大廚師，什麼好吃的都會做，每天傍晚從他們家裡傳來的氣味，可香了。」

「那姐姐做的好吃還是他們的好吃？」

小男孩挽著二十三笑著，嘴裡嘟囔著：「我還沒跟他們家一起吃過飯呢。」



眼看著店員端著一個碟子去了樂樂那桌，碟子上端正地擺著一個菠蘿包。樂樂煞有介事地從奶奶手裡接過些什麼，聽奶奶囑咐了幾句後就跑過來了。「過來玩吧，」樂樂湊到小男孩的耳邊說：「今天是我的生日！」

小男孩望了望姐姐，二十三對他點點頭。兩個小孩就這樣上蹿下跳地跑走了，樂樂瞄準菠蘿包的正中央插上了那根揣在手裡的蠟燭，可是他們臉上又浮現出著急的神態，老奶奶也懊惱著，我明白了，他們忘記了準備火柴。

「火柴！」我跟二十三說，二十三也沒有隨身帶火柴的習慣。正當我們無計可施時，我的耳邊傳來一個聲音：「打火機可以嗎？」有人給我遞來了一個打火機，道謝後，火苗燃起，燭光搖曳，兩個小孩的歌聲此起彼伏。

這或許是眼前這位小孩今年最盛大的時刻，在蠟燭燃盡後，還有一個麵包可以分享。那是正在經歷的幸福和即將到來的期待。於旁人來說是那麼小，對於他而言卻又那麼珍貴。同時，他也不會羨慕其他人，小孩或許能夠很清楚地意識到旁人的一切，無論美好還是悲哀，都不屬於他。他的世界很簡單，自己和他的奶奶，早已習慣的，周而復始的生活和當下偶然的圓滿。



不知道為什麼生日總要和蛋糕聯繫在一起，蛋糕是必然，麵包是偶然，可是還有一些不幸的孩子，世界上會沒有人惦記他們的生日，生日對於他們來說也不過是平凡的一天。如果你拼了命告訴他們人生中的某些日子需要這種儀式感，只會讓他們徒增煩惱。年幼的孩子對未來一無所知，他們不會去計算將來的日子會有多少驚喜，又有多少變數。他們也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將來或許就是這樣一個牢籠：自己去費盡周章地編織，卻又害怕遍體鱗傷而不敢逃離。於是我欽佩孩子們，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勇敢的一群人：很容易釋懷過去，勇敢地過著今天，期待明天。

想那麼多沒有益處，還是給孩子們準備個蛋糕算了。可是往外看看，多不巧，橘子蛋糕店也打烊了。第二天吧，我心裡答應自己要送樂樂一個橘子蛋糕。但是我的情緒不知道為何如此落寞，我總是惦記著那句話：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」

那麼再看看我呢，或是二十三，再者是身邊那些剛解決飽飯就匆匆結帳離席的人們，我們的年紀都夾在孩童時期與老年之間。不用再區分青年、壯年，抑或是中年，在我看來都是一個樣。我們有各自需要奔忙的原因，而稍稍停留下來嘆喟的，那可是十



足的異類。我們理性，彷彿看清了未來，為了看清的未來選擇今天的妥協，至於感慨，那該歸屬於年老的歲月。我們很忙，肉體忙著去生，靈魂趕著去死。

我那天晚上就只目睹過這三個年齡段的客人：那晚停留下來老人，他們的過去生活都可以寫上一本厚重的書。這本書可以留給身邊年幼的孩童讀很久很久，而我們這輩人呢，卻太倉促地，不顧一切地擺手，飛也似地逃離。





## (十二) 自由的靈魂

還記得那個在我們慌亂之中遞過來的善意嗎？那個打火機，它的主人是窗邊靠吧台的女孩，店鋪打烊後，她不會間斷地抽煙，一支煙還剩三分之一才燃盡，掐滅，點上另外一支。吧台上沒有酒，只有一杯早已融了冰的凍檸水。

她是這家餐廳的主人，看上去很年輕。雖然夥計們三三兩兩地打過招呼離開了，她依然靠在窗邊坐著。最後一位離開的夥計給店裡留下一盞燈，她依然沒有起身，也沒有催促我們離開的打算，就這麼坐著，再點上一根煙。

看吧，她大概就是我們當中那些不理性的異類，不著急，沒有逃離的願望，沒有回家的願望，沒有任何願望，甚至沒有淚水。她任由街邊路燈亮起的光透過窗灑上帽檐，再放任帽檐下的黑暗吞噬臉龐。

又一支煙。

「這家店鋪會關門嗎？」我問二十三，二十三朝我點點頭，我朝她笑了笑，孩子們準備離開，我也盤算著巴士到站的時間和這裡離巴士站的距離，我和巴士站之間只隔著一個馬路，我離車站只需要走五分鐘。



就這半晌，打火機又啪嗒響了一聲。

離開後，我暗自回過頭往窗戶望了望，那個女孩依舊坐在那裡，店鋪僅剩一盞燈，紅色的那點消逝再亮起，彷彿我恍過神後眼前的紅綠燈。

我甚至有幻想過第二天報紙角落邊不顯眼的圖畫，紅燈下，一位男子殞命街頭。

認識他的很多人會哭，他的親人會痛哭，他的愛人會哽咽，他的友人會哭泣，就連素不相識的路人也會難過。可是過了今天，素不相識的路人已經忘卻了他，或是在路過這個路口下意識地繞開。他的友人會把這個消息當作是一個悲傷的故事，一再猶豫需不需要告知給共同的老友。他的愛人，或許會另結新歡。我不是在抨擊這個狀況，但是你要求她在餘生中一直鬱鬱寡歡地弔唁確實也太不合時宜了。而他的至親，對他面容的記憶將永遠停留於那個晚上，再過數年，他或許僅僅只能在親人隨風飄逝的記憶中留下一個影子。

所以我能夠理解那位坐在吧台邊抽煙的女孩，一根還未燃盡，掐滅，下一支煙。店鋪打烊的時間固定在十點，而熄燈的時間，只要我喜歡，那麼就該亮到天明。



多麼嗆口的煙，多麼溫和的煙，無所謂，多麼自由。

或許我也該學她那樣自由，而自由的代價就是在不自由的人們眼裡死了。

那晚紅燈下，一位男子殞命街頭。



## (二十一)

恍若是夢，又彷彿是現實。

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，週五。

我望著二十三，她從二十三層高樓輕輕落下，如同紙一般輕薄。

再看著自己，望著身不由己的命運和可悲的靈魂。想起多年前的那場紅燈，那個滿懷憧憬與希望的我過早地殞命街頭。

或許我們該這樣看，世界墜落，有一對不堪重負的身體和自由的靈魂升起。

我彷彿能夠細數她落下的每一秒鐘，看到她目光所接納下的世界很美很美，卻遺憾這個世界終究落得無藥可救的下場。



## 二十三



作者：文德龍

編輯：司徒

設計：燒

出版：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
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網址：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
香港總經銷：聯合新零售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台灣總經銷：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

電話：(886) 2-8227-5988

網址：<http://www.namode.com>

出版日期：2025 年 6 月

上架建議：小說

ISBN：978-988-8917-29-7

定價：港幣 123 元正／新台幣 490 圓正

本書內容純屬虛構，不代表本社立場。

無鼓吹任何傷害行為，如有精神健康疑問，請尋求專業協助。

我忘記了她的名字，但我記得的是她今年二十三歲，  
以及我和她相遇的回憶。  
從我望到她走到書店門口接走小男孩開始，什麼是夢，  
什麼是現實，都已經不再需要分辨了。

夢境與現實，兩個世界是可以並存的。  
她是我存在的現實。只要我能夠確信她存在著，  
我就能真切感受到我過往的每一天，  
無論是災厄與幸福。

沒有人相信我的故事，他們說我在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人，  
我所愛的，珍惜的，乃至心碎的每一刻，  
有相當大的可能是虛構的。

正在閱讀此書的你，又願意相信我的故事嗎？

ISBN 978-988-8917-29-7



9 789888 917297 >

上架建議：小說

定價：港幣123元正 新台幣490圓正

Mod E.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